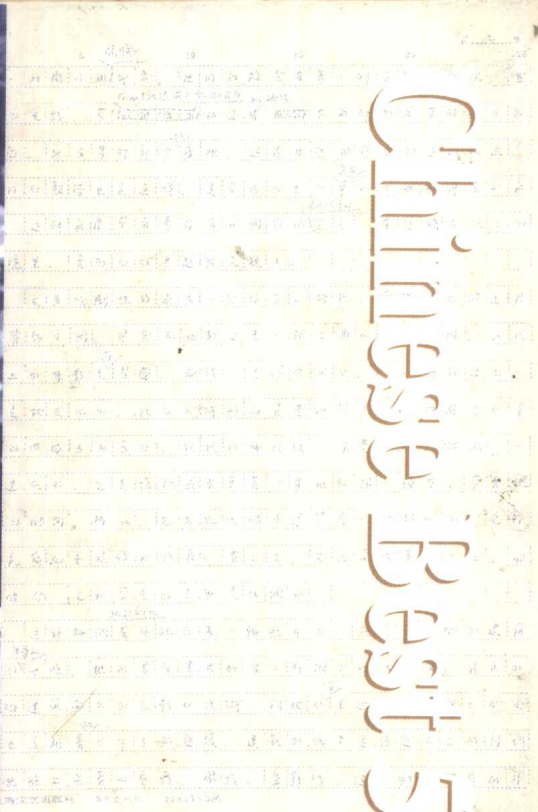




Chinese Best
10 Stories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伤心太平洋

王安忆/著

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 50 强, 第 5 辑: 1978~2000/林白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8
ISBN 7-5387-1575-4

I. 中… II. 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571 号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 第 5 辑

伤心太平洋

作 者: 王安忆
责任编辑: 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51 千字
印 张: 137.625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575-4/I·1511
定 价: 1280 元 (全 10 册)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

推 选 委 员 会

谢 冕：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王 蒙： 著名作家、著名文艺批评家

洪子诚：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孟繁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陈晓明： 文学博士、著名文艺批评家

李洁非： 著名文艺批评家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目 录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1	/	乌托邦诗篇
49	/	伤心太平洋
129	/	叔叔的故事
207	/	岗上的世纪
282	/	我爱比尔
374	/	忧伤的年代
412	/	隐居的时代

乌托邦诗篇

我后来知道，一个人在一个岛上，也是可以胸怀世界的。在交通和印刷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知道世界不再是一件难事。人们可以通过书本、地理课程，以及一些相对有限的旅行，去想象这一个巨形球状的世界。时差是最具体不过的说明，它使地球的理论变成常人可感的了。但是我想，这个人却不是从这些通常的途径得知世界的，我想他是从《圣经》的那一节里得知这一知识的。《圣经》的那一节是“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圣经》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后来，他们商量要造一座城，城中有一个塔，塔顶高耸入云，犹如航海业诞生以后海中的灯塔，使得地上的人们不会分散。接下来的一节，题目就叫作“变乱口音”。“变乱口音”中写道：“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于是，他这个人就不仅知道

了现在：世上人被耶和華的力量分散与隔膜的状况；而且也知道过去了：曾经有一个可能，世上人是欢聚在一起，由一座通天的塔标作召唤，互相永不会离散，好像一个灯火通明的晚会——晚会是我这样堕落的现代人唯一能够想象的众人聚集一处的情景。当这个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那西太平洋小岛的气候温湿的乡村里，他一定做过许多次的梦，梦见许许多多的人在一起，同心协力，建造一座城。人们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后来，海峡对岸的陆地上，那一些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壮观场面，使他以为他的梦想在世界部分地区实现了。他是通过收听短波这样的地下活动了解这壮观场面的，这种地下活动不久就将他送进了监狱。那时候，这个岛上的工业化程度还不足以冲击他的宁静乡村，这个岛所依附的那个大国还处在经济大萧条的繁荣的前夜，危机没有来临，这个人还可以再做上一段温馨和谐的童年的梦。我所以判断他是从《圣经》里了解世界的概况，是因为这个人的父亲是一名牧师，这给了我谱写诗篇的根据。我还想象在他小小的头脑里，会生出这样的念头：为什么耶和華要做这样的分散人们，用语言隔离人们的事情？耶和華为什么害怕人们的力量大过他自己？因为耶和華无疑是善的，而人们无疑是不善的吗？关于耶和華，我的想象力到此已经穷尽，《圣经》于我，既像是一本天书，又像是一本童话书，深的太深，浅的太浅。而他又与我相隔很远，我无法将他脑子里的问题一一套出来。我是以我的对一个人的怀念来写下这一诗篇。

相隔很远很远地去怀念一个人，本来应当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这种怀念无着无落，没有回应。可是在我，对这个人的怀念却变成了一个安慰，一个理想。他离我多远都不要紧，多久没有回应也不要紧。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在我心里，划出了一块净土，供我保存着残余的一些纯洁的、良善的、美丽的事

物；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又是一个援引，当我沉缅于纷纭杂沓的现实的时候，它救我出来瞭望一下云彩霞光，那里隐着一个辉煌的世界；对这个人的怀念，还像一种爱情，使我处在一双假想的眼睛的注视之下，总想努力表现得完善一些。这是一种很不切情理的怀念，我从来不用这样的问题打扰自己：比如“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比如“这个人现在在做什么”。他的形象从来不会浮现在脑海中。在我的怀念活动中，我从来不使用看和听这些感官，我甚至不使用思和想这样的功能，这怀念与肉体无关。这种怀念好像具有一种独立的生存状态，它成了一个客体，一个相对物，有时候可与我进行对话。这怀念从不曾使我苦恼过，从不曾压抑过我的心情，如同一些其他的怀念一般。当偶然的，多年中极少数一二次的偶然的的机会里，传来关于这个消息，则会带来极大的愉快，这愉快照耀了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怀念，使之增添了光辉。我的怀念逐渐变化成为一种想象力，驱策我去刻画这个人。这是一种要将这怀念物化的冲动，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因为这含有将我的怀念歪曲的危险。我写下每一个字都非常谨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体会到语言的破坏力，觉得险象环生。要物化一种精神的存在，没有坦途，困难重重。所以我要选择“诗篇”这两个字，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这是由我创导的最新的划分，创造新发明总是诱惑我的虚荣心。就是这种虚荣心驱使我总是给自己找难题，好像鸡蛋碰石头。

还是从头说起吧，我和这个人最初的相识是在一本书里。这本书里有他的一篇小说，写一个三角脸和一个小瘦丫头，命运将他们胡乱抛在一处，让他们相依相靠。这小说打动我的是，作者将相濡以沫这一种情状写得感人至深，使这一个情义款款的人间常事显得非同寻常。它集浑厚与温柔于一身。我就想：具有这样

的情怀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能将情感体味如此之深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心中的情感的源泉是什么？来自何处？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喜欢做爱情梦幻的游戏，可是即使是这样异想天开，我也不对这个人的情感有所希冀。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感是一种类似神灵之爱的情感，而爱情是世俗之爱，世俗之爱遍地皆是，俯手可得。像我这样生活在俗世里的孩子，没有宗教的背景，没有信仰，有时候却也会向往一种超于俗世之上的情境。我也会为这种情境制造偶像和化身，这种制造活动会延续直至成年。在开始的时候，却是情不自禁，不知不觉。记得我当时所读的那本书是与我们隔绝的那个岛上人写的文字。我们和那个岛隔绝了多年，多年里，我们互相编派着对方的故事，为了使彼此憎恶。憎恶的情感在我们心中滋生增长，好像树木一样，而我们在树下乘凉。关于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打动了我的心，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故事，一说出口就要坏事似的，立即会变成一个凡夫俗子的甚至伤天害理的有背传统伦理的街头传闻。为了保护这个故事，我长期以来把它缄默掉了。当人们议论它时，我总是掉头走开，从不参加。这是我和这个人最初的结识，在一本传阅了多人，翻得很旧的书里。这个人有一种奇异的爱心。“爱心”这两个字是我成年以后才逐渐找到的。这爱心很大，又很小；很抽象，又很具体；很高，也很低。像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这样的两个可怜虫，要说他们有什么资格承受这样的爱心呢？然而是否正因为它是这样不计条件，它便可大到无限处了呢？这种爱意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吗？即使是对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这爱也没有显出丝毫的俯就之感。这爱心奇异地感动了我，这便是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引起我注意的原因。这原因是我成年以后所总结的，当我总结出这样的感动的原因，能够以“爱心”来为这情怀命名之后，我才敢于来复述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

故事，并且将这故事作为我对这个人的怀念的懵懵的开端。

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是我认识这个人的一颗种子，埋在了我的经验的开初阶段，在这开初阶段。我广泛地接纳各种印象。有浅的，如蜻蜓点水；也有深的，成为一个身心的烙印。这个阶段，我的身心都处在一个建设的时期里。我要进行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基本建设。我的名和利的思想都很严重，渴望出人头地。我想，于我来说，做一个作家才可名利双收，因为我没有任何技能。而书写一些文字并不能算作技能，也无须本钱，纸和笔都很廉价，我的时间也很廉价。我白天里上班，夜晚就写啊写的。那时候，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对世界的观念日新月异，令人目眩，甚至已经将来自我们自身经验的观念淹没。虽然我及早地了解到，要想出人头地，非得坚持来自个人经验的观念不成，因为只有这样的观念才可有别于他人，突出自己。因为我知道做个作家就是立一个山头，要立自己的山头而不是去给别人的山头添石加土。尽管这样，我也不免为各种观念冲击得摇摇欲坠。幸而我的天真挽救了我，我的天真的另一个同义词是幼稚。我很天真或很幼稚地将我的一些经验写下，没有运用技巧，也不会锻炼文字，甚至不会运用我的观念以作透视，岂知这反倒诚实地表达了我的观念。可是我在思想上却总是奔赴最前列的思潮，这些思潮以其新奇与危险强烈地吸引了我。幸亏我追随这些思潮只是快乐的旅行，而我自己的朴素的理念则是我真正的家园。当我写作的时候，就总是回家，写作完了，再去旅行。这时候，我忙忙碌碌，神经兮兮，一会儿快乐，一会儿苦闷，目标基本上很明确，意志也很坚决，还很狂妄。我已经把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并不知道，其实我正在走向这个人。我的这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在为认识这个人作准备。当时我并不知道，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对于我会有什么意味，在那时候，这是未

来的事情。

后来，我在美国见到了这个人。那是在美国中西部，离密西西比河不远的，盛产玉米的地方，有一个大学。每年秋季，便举办为期三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来自许多国家的作家们聚集在这里。其时，树叶一层一层地红了。我是跟随我的母亲，一个城市孤儿和解放战士出身的作家，去到那里。我们乘了许多小时的飞机，在旧金山和丹佛转乘，把钟表的指针一会儿拨到这，一会儿拨到那，昏头涨脑地飞到了目的地。在接机的人群中，有这个人。他穿一件桔黄的衬衫，他很高大，他有啤酒肚，他的眼睛很“仁慈”。“仁慈”是成年以后逐渐找到的两个字，当时我是用“亲切”这两个字暂时替代的。当时我不仅昏头涨脑，还愣头愣脑，不仅是时差的关系，一股人造器材，如塑料、橡胶之类的气味，混杂着人体的化妆品气味，以及车辆的废气，合成一股我命名为“外国味”的东西，使我眩晕，神志恍惚。后来，每当我嗅见这股气味，我便陡然地想起到达我的美国目的地的这一个不知是黎明还是黄昏的时刻。后来，随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这股气味也逐步普及，于是，它所唤回的情景便也因为频率过密而逐渐淡化，就像电影里时常使用的淡出的效果。天边变幻着不知是早霞还是晚霞的云彩，好像一幅古典浪漫时期的油画。我茫然，磕磕绊绊地随了人群去取行李，上车。在车上，这个人对我说：你的发言稿我已经看了，我父亲也看了，父亲看了后很感动，说中国有希望了。我不知道这人的父亲是谁？也不了解我的发言稿中哪一部分联系了中国的希望，可是这个人的夸奖却使我心底陡地升起了一阵快乐，这阵快乐甚至使我清醒了片刻。我那时以为我的快乐是因为引起了一个成年人的注意。我是那么担心受到漠视，尤其跟随了功成名就的战士作家母亲。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人的父亲，这位父亲的有一段话使我永生难忘。那是说在这个儿

子远行的日子里。远行是一种象征和隐喻的说法，它暗示了这个人的危险与艰辛的经历，这不仅意味着离家的孤旅，还意味他离开他相对和谐的早期经验，走入残酷的认识阶段。它具体的所指，大概是“入狱”这一桩事吧。在这个人远行的日子里，他的父母对他说：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在多年之后，这成了我的诗篇的精髓，是我诗篇最核心的部分。这个人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我想象他在那个湿润的多雨的乡村礼拜堂里布道，我的心里又激动了静谧，又温暖又沁凉。受到他的夸奖，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现在我记起来了，那是黄昏的时刻，夕阳染红了那条蜿蜒的河流，有野鸭子在河岸树丛中嘎嘎地叫，我们遇到了一个气球旅行家，一个老小孩，他表情庄严地徐徐升上天空，他的五彩气球从我们头顶飘扬而去，我觉得置身于一个童话的世界。当我觉得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的时候，我陡然地觉出了身心的疲惫和苍老，我的成年时期陡然地开始了。

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我们文明悠久的东方人从出生那一起就是成年人了。我们的婴儿时期以及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是像蚕蜕那样的东西，只是使我们的形体有所变化，而内中的生命之核则生来俱成，待到蚕做成了蛹，待那蛹再做成了蛾子，便是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死亡就像蛾子那样洒脱、美丽、自由，有飞翔之感。我们花尽了一生去培养这个死亡的时刻，充满了感伤神秘的诗意。我们这些诗意的东方人，走在这个国度的玩具般的簇新的房屋前的甬道上。鲜花盛开，绿地静悄悄，树木掩着木桌木椅。忽然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儿童乐园，树桩和圆木搭成滑梯

和秋千架，没有人迹和足音。我学着那些调皮的儿童样，坐在秋千上，用脚尖急促地点地，想作一次高昂的起飞。可是秋千总是沉重地落下，我沮丧地想，我再作不成一个孩子了。那时候我总是穿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夹着书本，到绿地里去找一张桌子，读书。我其实并不真地去读书，只是为了冒充一个树林子里读书的女孩。我曾经为自己设计过多种角色，林子里读书的女孩便是其中的一个。我特别想做一个孩子，做一个孩子，而我力不从心。在我们作客的这个城市里，有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大学里的学生。男孩们和女孩们手拉着手，从街上走来走去，在太阳当头的正午，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草地上就好像开满了五色的花朵。我最喜爱的图画，是黄昏时分，下课的孩子们在河上荡桨，落日的逆行的光辉将他们照成剪影，从金光灿灿的树丛后面滑行过去。每天这个时刻，我都站在我的面朝河流的大楼的窗前，观看这一幅图画。这时刻又总是宁静异常，所有的声音都为这一时刻偃息着，等这一时刻随了小艇滑行而过，再重新噪然而起，好像一个歌咏。我的临时栖宿的窗户，框下了这幅图画，使我感觉到一个排斥，告诉我：你永远进入不了。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的发言稿内容大意是：像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作家，开始从自身的经验里超脱出来，注意到了比我们更具普遍性的人生，在这大人生的背景之下，我们意识到自身经验的微不足道。这个人的父亲所看到的希望是这个吗？我多么惭愧啊！我其实距离这个父亲的希望很远很远，我其实只是在谈一个文学的问题，我想表达的只是：如何使我们的小说表现得更深刻。我的意思是：个人的对其经验的认识是有限的，要以大众的广阔的经验去参照个人的经验，从而产生认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微妙的矛盾，那就是，个人的经验是独特的，却是有限的，大众的经验可提供无限认识的机会，可却是普遍的。怎样处理好个

人经验的独特性和大众经验的普遍性关系？怎样处理好大众认识的无限机会和个人认识的有限机会的关系？我一心要做一个作家，我将人生的内容全演化为文学的象征性符号。我欺骗了这个人的父亲的喜悦，我将要使他失望了。要使他失望的恐惧和悲哀抓住了我的心，他的喜悦和希望于我已成了一种光荣的象征，辜负了他会使我遭到莫大的损失，我不愿受损失。

我其实被我的经验纠缠个不休。我曾经用文学来将自己从这些经验中解救出来。可是在人家的国度里作客的日子里，在这些不写作的日子里，我的经验又回来了。我发现文学无从将我从经验中解救，我的文学没有这样的力量，我的文学充满了急功近利的内容，它刻求现世现报，得不到回应它便失去了意义。现在我又记起来，我是那样喋喋不休，抓住空子就向这个人诉说我的经验。为了不使他忽视，我无形中加油添酱，夸张与强调是我惯用的手法。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地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麻烦这个人，这个人难道对倾听我的经验有什么义务吗？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义务强加给他？我几乎把我给这个人最初的好印象全砸了，如不是我是彻底的诚实，我就要把事情全弄砸了。要是事情全弄砸了，那是多么糟糕啊！我现在回想起他那时脸上流露出的、对我无话可说的表情，这表情曾经使我又伤心又委屈。我非但没有知趣地改变话题，反而加倍地诉说我的经验，我的经验在我反复的叙述中越来越偏狭。我为什么要把明明是我自己的经验去折磨这个人呢？这个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冥冥之中，我选择了这个人作解救我的力量，我觉得他能够解救我。我拿我狭隘的乏味的经验无休止地去麻烦他，当他试图制止我时，我的态度就越发激烈。我那时是多么危险啊！我如要使这个人心生厌烦，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有多少地方足以使他对我的失望与厌烦的啊。我想，他不喜欢我在超级市场推了小